

訂訛類編

訂訛類編卷五

仁和 杭世駿 董浦

天文訛

蔚藍天

杜少陵到金華山觀詩上有蔚藍天錢牧齋箋云度人經云鬱藍玉明天陸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詩云云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其蔚藍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老杜而失之也愚案錢箋則蔚當讀如鬱考蔚音畏牡蒿其花紫赤色藍染草有三種蓼藍染綠大藍染淺碧槐藍染青蔚藍天恐是言天之色如蔚藍猶坡詩所云卵色天非

以是隱代天字也故經語杜詩皆仍用天字不只云蔚
藍則韓句亦未爲失明龔文介公燕蘭谿望金華山水
云靈異果應仙路近始知此是蔚藍天因山與梓州山
同名故借用耳

日行春西陸秋東陸月行春東從秋西從

左傳日在北陸而藏冰杜注陸道也北陸謂夏十二月
日在虛危西陸朝覲而出之杜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
朝覲謂春分之中奎宿朝見東方。陳言揚曰杜注夏
十二月言夏正之十二月夏三月言夏正之三月卽季
冬季春也二十八宿日行所躔之次舍角亢氐房心尾
箕爲東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北方七宿奎婁胃

昴畢觜參爲西方七宿并鬼柳星張翼軫爲南方七宿
杜注日在昴畢言日躔西方宿之昴畢故云西陸也春
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言春分爲春令之中西方宿之
奎朝見東方故云西陸朝覲也西方宿之奎既春分朝
見東方則此時東方日出必躔此西方之宿萬無隔遠
別躔東方七宿之理孔疏言奎朝見東方日躔婁宿是
也是夏正之春日在西陸不在東陸也故秋行東陸理
亦猶是且月令孟春之月日在北方宿之營室而仲春
季春日在奎胃乃從孟春之北陸漸躔於西方宿之奎
胃與杜注夏正三月之日在昴畢同爲西方之宿可見
春時日在西陸也孟秋日在南方宿之翼而仲秋季秋

之在角房乃東方宿可見秋時日在東陸也冬之北陸

夏之南陸亦猶是也否則冬時日軌在南何反云北陸

夏時日軌在北何反云南陸耶

此以上正春東陸
秋西陸日行之說

○又

云前漢書天文志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

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

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事一決於房之中道

案即黃道

台青赤白黑
各二爲九

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按漢書言月行

有青白黑赤道其言出黃道之東西南北不言在東西

南北列宿之道蓋以月離別于日躔故也其東西南北

從黃道而分春則東從秋則西從月之異于日者如此

唐類函歲時部東陸謂春夏南陸西陸謂秋冬北陸

續本

漢書此蓋誤以月之東從西從爲東陸西陸因誤以月之

立春春分東從青道者改爲春日東陸以月之立秋秋

分西從白道者改爲秋日西陸不知誤起於司馬彪耶

以上正月之東從西從作東陸西陸之訛

○又云潛

確類書春部漢書月立春春分行東方青道曰東陸立

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行西方白道曰

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黑道曰北陸分則同道至則相

遇

唐類函同

案前後漢書並無此文蓋卽前漢天文志約略

改竄遂誤以日之東南西北陸加之於月而唐類函之

誤在日潛確之誤并在於月矣

以上亦正月行言東陸西陸之訛

○又

云類書纂要時令門春日青道日東陸夏日赤道日南
陸秋日白道日西陸冬日黑道日北陸案此不但以春
爲東陸秋爲西陸又不但以月之青白赤黑道誤爲東
西南北陸且以青白赤黑道與東西南北陸俱配爲春
夏秋冬之日躔而月行又增青白赤黑道之誤矣蓋不
看潛確所引漢書以月字貫下遂并作日道也以上見
月行有
九道日行止中道以月行作日道之訛○又云恆星麗天左旋一日一周
日行每不及天一度積九十日而差週天四分之一故
冬躔北陸春必西陸也自唐類函引續漢書有春東陸
秋西陸之誤而沿誤至今矣按左傳西陸朝覲則與東
陸之角亢相距一百八十餘度此時朝日方昇卽躔朝

覲之奎婁而奎婁爲西方之宿春行西陸無可疑也而
秋西陸之誤可例推矣蓋誤以春爲東方木秋爲西方
金遂以春爲東陸秋爲西陸不知於日行所次循環之
宿相去懸絕也今時憲曆日正月日躔娵訾之次爲亥
亥屬北陸之末二月日躔降婁之次爲戌三月日躔大
梁之次爲酉戌酉在西非西陸而何七月日躔鶉尾之
次爲巳巳屬南陸之末八月日躔壽星之次爲辰九月
日躔大火之次爲卯辰卯在東非東陸而何此古今不
易之恆軌也所可笑者一誤於唐類函之引後漢書而
春秋之東西陸誤然猶止日之躔次也再誤於潛確之
引漢書而月行有東西南北陸則誤并及於月三悞於

梁谿所刻纂要并合東西南北陸青白赤黑道俱配春夏秋冬而日之躔次又有青白赤黑道而無所不誤矣豈知左氏月令有文義有躔次千古不可改易以正羣誤不啻離照信乎六經之在古今如日中天也

日南長至

朱桐川云後漢律厯志日道發南去極彌遠遠長乃極冬乃至焉孝經說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生三者日行南至至字之義如此月令章句曰冬至之爲極有三意晝漏極短去極極遠晷影極長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極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鐘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慶又皆言冬至晷影長

也考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

中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

案此日南日北言地在日之南日之北非

中也又馮相氏冬夏致日注冬至景長丈三尺山堂考索

云日南至在子二十一度去極百五十度故景最長又

云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于牽牛之初日中之時

景最長此以知其南至則所謂日南長至者以景言也

故唐獨孤鉉日南長至詩云輪輝猶惜短圭景此偏長

可爲經義佐證自宋儒解郊特牲迎長日之至句爲冬

至日短極而漸舒而長至之說始變歲時記云晉魏閒

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杜詩刺繡五

紋添弱線本此以爲冬至後晝漏漸長則可謂日長至

是長日漸至長至之義殊不然也愚案桐川解長至之義援據甚正但以宋儒解郊特牲句爲非則亦不必若必以晷景之長爲解則月令仲冬之月何又云日短至乎郊特牲之文言來日之漸長月令之文言此日之極短周禮之文言圭影之極長唐獨孤詩題是日南長至有南字在自以圭影極長之說爲得蓋圭影長者由于日之極南不脫題中南字而日字亦作日月之日不作時日之日解矣然日極南而圭景極長則此日不極短乎來日不漸長乎于理原自可通何必是此而非彼論古貴得其平不窒于理不悖于古無不可從膠柱鼓瑟甚無謂也

河鼓卽黃姑與牽牛織女不同

香祖筆記云荆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卽河鼓也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渺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爲織女不知何據愚案史記天文志謂河鼓星在牽牛織女之旁則河鼓牽牛不得混而爲一○潘子眞詩話黃姑卽河鼓亦猶桑落之轉爲索郎也

七夕牛女相會不足信

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某案史記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爲渡河之說媒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

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閒奕奕有光景以此爲候是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于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案齊諧記亦載渡河事藝苑雖黃辨其無此事亦引杜詩正之杜公瞻注晉傅玄擬天問亦謂此出流俗小說尋之經史未有典據又歲時記引緯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此說更屬無稽

月爲常儀

夢蕉詩話云李義山詩云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
夜夜心誠爲絕唱楊道孚極愛賞之然窮理君子於所
謂嫦娥者不得不辨按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
月區車占星故世之人因以羲和稱日常儀稱月儀字
音娥也周官注云儀俄二字古皆音娥毛詩菁莪以樂
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句柏舟以實惟我儀叶在彼中河
句若太玄又以各尊其儀與不偏不頗句叶漢碑凡蓼
莪皆作蓼俄字反覆參論則知常儀之儀字本旨作娥
後世因音之同又以月爲太陰女象也沿此于二字各
加以女旁遂呼爲嫦娥其說始於劉安怪誕之書成於
許慎附會之注至張衡作靈憲論轉相引證隋唐以後

騷人墨客類多借事托意而羿妻奔月之惑竟莫解矣
於乎謬哉愚案說本學齋占畢明顧起元說略中載此
又云攷通鑑前編常儀乃帝畧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
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故也

青女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日高青女尙橫陳橫陳事見相如
賦及楞嚴經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淮南子云至秋三
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
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
云飛霜任青女乃爲盡理

客星

居易錄云海寧朱一是近修作嚴子陵論云客星凶象也其數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星曰溫星周伯主喪者也老子主饑者也王蓬絮主兵者也國星主疾者也溫星主暴骸者也皆天道之至不祥而謂子陵當之可乎又按建武三十一年十月客星見後二年光武崩此豈亦因子陵致乎自後明帝順帝星三見章帝一見和帝五見靈帝再見史占或主喪或主兵其他不勝紀總之驗無子陵之類後人信之謂子陵爲客星云云其說新異而甚有理然是襲桑民懌客星亭記耳其他史論十篇亦多快論

宋祖光月中無桂

宋邱光庭兼明書曰代人也世人謂及第人爲折月桂者

明曰昔者鄒詵射策登第天子問之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以爲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今人謂爲折月桂何其謬歟且月中無地安得有桂蓋以地影入於月中似樹影耳

地理訛

附室宇

廣陵曲江卽浙江

曝書亭集云錢唐江干有廣陵廟其來古矣乙未三月將之越中問渡展謁廟下按枚乘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世疑廣陵國爲揚州府治然元季錢思復試羅剎江賦證曲江卽浙江楊廉夫趨之時號曲江處士而曾

子固撰越郡趙公救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
山胥母之場疑義可析因賦絕句紀之云昔聞江月松
風客賦證錢唐是曲江不見郊關廣陵廟靈風長拂舊
旌幢江月松風者思復自題其集名也愚案唐張九齡
曲江人號曲江公此廣東韶州府之曲江縣也唐新進
士賜宴曲江池漢武帝所造卽宜春苑在今陝西西安
府卽司馬相如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隄洲是也又陝西
華州西南有小曲江卽少陵爲州司功時所遊者也又
江西豐城縣東北亦有曲江形如半月枚乘七發之曲
江定卽今之浙江亦名羅刹江曲與折義相通也

南嶽止二處

野客叢書曰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江今土俗皆號爲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灊山爲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卽漢武登灊天柱山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卽廬之南嶽非有異也廬州古廬子國卽春秋舒國之地張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縣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天柱亦謂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耶

丹陽雷澤胥山匡山雲夢謝陽

又曰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

端楚之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 舜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爲舜漁之所 子胥之胥山在嘉興之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爲子胥之山 李白讀書于匡山正綿州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爲白讀書之所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湖爲楚之雲夢 後漢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旣入於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爲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卽高祖封項纏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

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丹陽有數處

又云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阜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晉移郡治于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于宛陵置丹陽郡

隋于丹州置丹陽郡唐于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封誤矣

夷齊之首陽在洛陽

又曰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爲夷齊所餓之地以僕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論語注非也

殷洪喬投書石頭在金陵

又云石頭有二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

山龍蟠石頭虎踞

案二句孔明語

王處仲蘇峻所據之地也在

豫章者卽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水中吳曾漫錄

謂傳言去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然豫章有投書渚後人意之耳

莫愁在竟陵之石城

又曰石城有二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卽左思所謂戎車次于石城者在竟陵者卽莫愁所居之城

也

案莫愁樂云莫愁石城西

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爲莫愁事

用

案周美成西湖一闋專詠金陵有莫愁艇子曾繫句

無乃誤乎愚案盧莫愁曲

云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則在楚無疑且金陵止有石頭城並無石城而石頭城下有莫愁湖容齋隨筆謂因石城與石頭城而訛耳叢書謂有兩石城亦非也案莫愁樂云莫愁石城西周美成詠金陵詞云莫愁艇子

曾繫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洛陽女兒名莫愁程午橋云非果有三女子皆名莫愁意其初必有名莫愁者後遂爲女子之通稱如謝女蕭娘之類卽男子中檀郎蕭郎之類耳韋莊詩云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無忌並無西園公子事跡可知皆假借語

張志和西塞在雪川

又曰西塞有二一在雪川一在武昌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茗雪間又志和詞中有雪谿灣裡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雪川而在武昌者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

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誤矣

揚州廣陵非一地

又曰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至晉皆屬徐州至東晉僑置青兗二州故廣陵以青兗徐爲一鎮至宋乃爲南兗州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隋唐始爲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爲揚州亦未甚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文人議論多失於不契勘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爲古揚州之地如韓皋謂諸葛誕等爲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敗故名廣陵散不知廣陵是時未爲揚州也今廣陵境上有黃相公冢大觀圖經謂黃霸

豕蓋霸嘗爲揚州刺史也不知是時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日用注博物志謂淮南王安得道輕舉今維揚馬跡尙存不知漢之淮南正非今之維揚似此甚多事有可笑者廣陵之名其來舊矣至隋煬帝悅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別館而行幸焉當時改名江都而不言廣陵者正避煬帝諱廣也

吳會是兩地

范成大吳郡志世多稱吳門爲吳會自唐已然此殊未穩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地名冠于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吳會稽爲二郡後世摘二地通稱吳會莊子釋文浙江注云今在餘杭郡後漢

以爲吳會分界其言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隱於剡山齊太祖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愚案據此則會讀古外切不讀黃外切音亦誤讀王勃滕王閣序以吳會對長安亦沿俗誤

嘉興是越地

香祖筆記云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塘江以東

乃爲越地故唐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按此釋處默聖

果寺句後山詩話云吳僧錢塘白塔院詩

予讀吳越春秋闔閭五年吳南伐

越破構李左傳史記亦然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然則春秋之時嘉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隸吳唐詩云云非也案漢順帝分會稽之半爲吳郡孫皓時分吳

郡爲吳興郡兼杭秀睦之地則嘉興正隸吳郡但唐詩以越對言則指春秋之吳越非指後漢之吳郡於地理未深考矣

新睦 半邏 射襄橋

曝書亭集云宋曾公監秀州新睦酒稅今作新城誤。又云劉長卿詩半邏鶯滿樹今謠爲半路。又云城北王江涇有射襄橋俗謠爲壽香橋卽射襄城故阨案此三地名俱在嘉郡治

西陵

金壺字考云吳越備史西陵卽今西興錢玉渡江以陵非吉語因易之俗徑稱錢唐爲西陵非也

白隄不在西湖

又云咸淳臨安志無白公隄所謂白公築之隄在上湖與下湖相隔處公自著錢唐湖石記可證今人所指之白隄卽白詩所云綠楊陰裏白沙隄白公前已有之

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

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范元寔云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當改劍門山沈存中云峨眉山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

濟南龍山

漁洋詩話云東坡濟南詩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谿女時作陽關腸斷聲亦小秦

王調也注蘇者誤以爲孟嘉落帽之龍山不思彼在姑孰與濟南何涉注家可笑如此

蕭何封鄜侯

說略云蕭何封鄜侯今世家作鄠侯字相似之誤也鄜七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鄜按鄜在沛鄠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真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鄠疑未深攷也

禹穴在蜀

又云司馬子長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

不知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曰者當之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沓深人迹不到明巡撫儀封劉遠夫脩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

秦始皇封五大夫松在泰山

愛宜堂宦遊筆記云

本朝常安著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

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爲松今浙江紹興上虞有村市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墓于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閒王十朋爲郡幕官采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

有楓挺十丈松封五夫之句疏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爲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在泰山非在會稽也會稽志載秦望山有封松爲大夫處亦後人之誤愚案此全本宋許觀東齋記事之說至五大夫之義或謂五大夫是秦時第九爵名非五株松或謂係封五株松非一株封五大夫野客叢書從之唐陸贄詩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庾信終南詩已曰山封五樹松似以五株松爲是

如皋地名始于晉
野客叢書曰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皋閒射雉歸來

何以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而美御以如皋如訓
往也非地名曰如皋坡誤用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
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皋爲地名用又宋書明
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皋空行可笑陳蕭
有射雉詩今日如皋路能將巧笑回知此誤非始于坡
地名不得割取一字

顧寧人救文格論云地名必全用惟如登萊

山東登萊州

台

浙江溫州

則可如宛大

順天宛平大興二縣

上江

江南上元江寧二縣

則不

通矣

三戶是地名

李義山楚厲詩云但使故鄉三戶在綵絲誰惜懼長蛟

馮孟亭注云左傳哀公四年以畀楚師于三戶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史記項羽本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索隱曰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二說皆非左氏云云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秦遂亡按三戶自以地名爲正而此詩仍用三姓之義

地名語訛

野客叢書曰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爲樂蟠華州東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關後訛爲潼關鎮戎軍有并頭山隗囂使王景

略塞雞頭道卽此也後訛爲訐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臧地也後訛爲姑臧婺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采藥之所後訛爲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後訛爲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樓縣本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甚多愚案如黃公灘訛爲惶恐灘呂榮冢訛爲呂蒙冢新塍訛爲新城半邏訛爲半路射襄橋訛爲壽香橋澎浪磯訛爲彭郎磯詩人改地名以就已意俗人以同聲而易他字種種錯謬不可枚舉

陰陽里

居易錄云郡國志臨淄縣東有陰陽里卽諸葛武侯梁甫吟云步出齊城門遙望陰陽里云云今樂府作蕩陰非是

項羽起江東卽今蘇州非浙江之東

宋邱光庭兼明書曰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爲浙江之東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東卽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於吳中其論用兵之道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尋羽之行止無入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殷通會稽非浙東乎答曰秦并天下

分置三十六郡江東爲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卽今蘇州也羽殺殷守通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

赤壁有二周瑜破曹操處在嘉魚非黃州

堅瓠集云曹操入荊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操

遇於赤壁操軍大敗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

案今蒲圻嘉魚

皆屬武昌府

黃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賦曰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

案夏口今漢口武昌今武昌縣

非孟德之困於周

郎者乎蓋亦疑之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黃州日聞賊起旁郡作詩云齊安城畔山危立赤壁磯頭水倒流此地能

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蘆洲是直以齊安赤壁爲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東坡之語耶又山西霍州亦有赤壁○筠廊偶筆云輿圖攷載楚中赤壁有二一在嘉魚一在黃州嘉魚乃周瑜破曹操處蘇子瞻以黃州赤嶼山爲赤壁謬也

棗林雜俎

海寧談遷孺木著

古赤壁嘉魚縣北六七十里赭石

雄峙卽周瑜破曹操處樵豎時得遺鏃沙磔開北岸烏林曹所戍守也懸岸鑱額蘇子瞻署之曰赤壁其左就湮僅見與弟字嘉靖辛亥華亭莫如忠登其上記曰長公子鑱石稱與弟云者固嘗借子由來表赤壁所在章矣而賦作于黃州要以卽事寓言不害爲情之所託俟

好古者之自定也

鳥鼠山非一鳥一鼠其爲雌雄

天祿識餘云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穎達曰一鳥一鼠其爲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蔡仲默以爲不經岳季方成莊浪見鳥頂出毛角處缺昏似兔蓬尾似馳彼此相狎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尾若贅疣鳥曰本周兔形似雀色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雀鼠秋愚案此說有理鳥鼠是一物而非二物

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

白樂天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范元寶云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

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爲飛霜愚案長安志分長生爲備齋祀之殿飛霜爲奉御寢之殿而程午橋義山詩箋云案通鑑考異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之寢殿也肅宗末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香山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之寢殿也據此則義山所謂平明每幸長生殿者但知爲離宮別館而與晨夕寢處之典故未曾分明竟不知其專爲寢殿也香山以夜半無人爲言則合矣若長安志云以備齋祀則不當平明每幸之矣范元實之論亦非是 馮孟亭玉谿詩注曰舊書紀天寶元年十月華清宮新成長生殿名曰集靈臺以祀天神

津陽門詩注謂齋殿也有事於朝元閣卽御長生殿以沐浴則齋祀之說爲是非寢殿也七月七日之私誓爲焚香乞巧之時亦祀雙星也故妃後爲方士述之

飛燕不居昭陽

復齋漫錄云前漢趙飛燕旣立爲皇后寵少衰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爾太白金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愚案三輔黃圖云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爲婕妤好太白本此李義山華清宮詩亦云朝元閣迴羽衣新首按昭陽第一人

歲時詠

改歲歲單非歲盡
王伯厚云幽風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
三月云歲旣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
皆以歲言之愚案自去歲十月三月算到今年十月三
月已滿一歲故皆云歲

清和是二月

說詩粹語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
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言
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
人案指司馬溫公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
賢者不免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愚案氣清猶蘭亭謂

天朗氣清非春日常景也卽氣清當二月尙未的切況
四月乎白香山首夏遊開元觀詩清和四月初樹木正
華滋已屬誤用至宋楊誠齋三月二十七日詩云只餘
三日便清和元人白斑并以清和爲題而所賦皆是夏
景尤爲可笑如東坡清明日和陶郭主簿云良辰非虛
名清和盈我襟方無語病

側寒用于春日

側寒側不正也春日不宜寒故曰側寒若冬日而寒何
不正之有前人皆用于春日唐詩云春寒側側掩重門
王介甫詩云側側輕寒翦翦風又許奕詞云玉樓十二
春寒側側此只用一側字又在句末尤健而警呂聖求詞

云側寒斜雨對用亦工緻

古時雨水在驚蟄後

說略云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則
雨水宜爲二月節疏云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
二月節劉歆作三統厯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
節祝子經云唐一行改驚蟄在雨水之後又周禮考工
記注啟蟄正月中太元卦氣舊圖于雨水下注云律夾
鍾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一行所改也愚
案諺云未蟄先蟄人喫獸食言未至驚蟄而先雷則年
不登也然我生以後雨水前後聞雷十年而七八亦未
盡見凶荒閱此乃知今厯之非古也

紀歲不用甲乙子丑

顧寧人救文格論云甲乙以下十名子丑以下十二名

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闕逢以下十名案甲

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疆圉戊曰者雍巳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元默癸曰昭陽

以下十二名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

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闔茂亥曰大淵獻後人遂謂甲子歲乙丑歲非

古也自漢以前無用者楚詞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

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

月寅日生也愚案今惟祭壽文猶存古制本朝朱竹垞

曝書亭集紀年亦猶行古之道也

李白贈杜甫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杜甫晨雨詩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午皆用于日不用于夜梁文帝纂要日在午曰亭午孫綽遊天臺山賦羲和亭午高注亭至也午日中也一曰亭午卽直午之義案亭直也正也又至也日至午時必直必正故曰言亭午又言卓午卓高也立也義與亭字無甚異若月在夜不值午時唐黃頰明月照高樓詩卓午收全影斜懸轉半明似不合或云午以位言不以時言似亦可通然黃詩以斜懸對卓午則卓午只作直義解午字無直義也以時以位虛實皆不稱韋莊憶昔詩午夜清歌月滿樓唐仲言注午夜猶半夜也然午字亦無半義李賀七夕

詩羅幃午夜愁亦屬沿誤惟少陵詩五夜漏聲催曉箭
不用午字

端五

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
日書端午其義無取予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作午字
見資暇錄

明皇幸驪山非暑月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遜齋閒覽云據唐
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
山也然荔支盛暑方熟牧詩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世代訛

文王是穆武王是昭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管蔡邶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言管蔡以下十六國皆文王子爲昭邗晉四國皆武王子爲穆非謂文是昭武是穆也人誤解文昭武穆二句遂沿誤至今無有指其非者蓋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子周爲穆穆生昭故文王之子是昭武王于周爲昭昭生穆故武王之子是穆書曰乃穆考文王詩曰率見昭考又曰率是昭考皆祭武王廟詩也詩書昭著若此何俗之不

悟耶

正始是魏國年號

正始魏齊王芳年號晉人尙清談故王敦稱衛玠曰不
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見晉書衛玠傳人以之評
詩文往往比擬不倫胡武平以對奪朱王季海以對載
籍皆誤解正始二字故也高菊礪竹樓詩云一記自能
追正始三閒誰與續咸平用得最合

周自后稷至文王不止十五世

說略云禹爲夏契之後爲商稷之後爲周夏十七世商
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
唐堯之世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近是至敘稷
十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

世疏脫甚矣不窋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婁敬言周自后稷封邠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去稷已十餘世夏書紀帝世系云帝俊生稷稷生台蠶台蠶生叔均爲田祖帝俊帝嚳之名也稷後既有台蠶叔均則不窋不得爲稷子明矣第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世本史記所爲据者安知所爲興者不爲公劉也耶卽稽世本不窋而下至季歷已十有七世矣何謂十五世哉

年號不得割取一字

救文格論云年號必全書無割取一字者宋始有熙豐政宣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用上一字惟元豐元祐

無別故用下一字本朝文人
有稱成弘慶厯者此承宋
人之失也案呂種玉言鯖
內亦論之

鬼神記

劉宰爲蝗神

居易錄云舊說江以南無蝗
螭近時始有之俗祀南宋
劉漫塘宰爲蝗神劉金壇
人有專祠往祀之則蝗不
爲災俗呼莽將殊爲不經
案趙樞密蔡作漫塘集序稱
其學術本伊洛文藝過漢唐
不知身後何以矯誣如此亦
如江河閒祀張睢陽作青面
鬼之類也

湘靈是水神

朱桐川云楚詞遠遊篇云二
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

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注云美堯二女助成化百川之神皆謠歌也按此則湘靈指水神不得以堯二女當之湘靈爲二女與上文二女御句重複未合然當時試詩

案唐省試有湘靈鼓瑟題

皆曰帝女曰二妃蓋因湘夫人之稱致誤

也○日知錄湘君湘夫人並非舜妃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湘妃是舜妃猶禹之聖姑也愚案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注謂堯次女女英舜次妃也韓子以爲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攷史記舜崩于蒼梧之野注引禮記曰二妃不從禮蓋言三妃也三妃一娥皇一女英一癸比疏云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曰宵明燭光三妃後皆

不從舜之葬

洛神是託詞

洛神賦是子建不得于君因濟洛而作此託詞宓妃之難合冀幸文帝之感悟猶屈子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意也何岷瞻云然甚是感甄之說殊屬無稽

烏鬼

少陵夔州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漫叟詩話以豬爲烏鬼謂川人呼豬則作烏鬼聲蔡寬夫詩話以烏野神爲烏鬼引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則賽烏鬼蓋巴楚間嘗有捕得殺人祭鬼者問其神名曰烏野七頭神養字乃賽字之訛冷

齋以烏蠻鬼爲烏鬼夢谿筆談緗素雜紀以鷓鴣爲烏
鬼鷓鴣亦謂魚虎漁人畜以捕魚漁隱叢話從筆談緗
素之說古今聚訟迄無定見竊以呼猪之說固無可據
鷓鴣之說不獨蜀人何所謂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
乎烏蠻之說尙未明確惟蔡寬夫烏野七頭神養字爲
賽字之論理有可憑元詩亦有援證且與上異俗二句
亦一氣貫注其說較長

訂訛類編卷五

訂訛類編卷六

仁和 杭世駿 堇浦

禮制訛

王父名不得爲氏

堯峯文鈔云春秋時諸侯命大夫之族於是大夫有以王父字爲氏者在魯如展氏臧孫氏孟孫叔孫季孫氏之類是也不聞氏王父名者周人以諱事神逮事王父則諱王父名安得取以爲氏至若季公鉏之後爲公鉏氏伍員之後爲員氏此皆後世不知禮者所爲春秋時不然也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又云鄭康成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
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
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悖哉鄭氏之說也一夕御
九人自非淫欲不道之君若齊之武成隋之煬帝必不
婪色如此使一夕而徧則人主之身亦異於金石矣苟
其不能則是一百二十人雖時時抱衾裯以往返其側
猶不免有怨女之歎豈有周公之聖而定爲九人一夕
之制吾不信也故吾謂與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醢女
鹽女冪女祝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
后妃以供事者決非進御于王者也案野客叢書亦謂
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必在

寵幸之數九九而御之哉

周懿王以前天子七廟

書經禮記穀梁家語荀卿皆言天子七廟此四代所同
周公制禮固無九廟卽孝王亦未有也周公之時文武
在四親廟中何由而立世室至懿王而文王親盡乃立
文世室爲八廟至孝王而武王親盡乃立武世室爲九
廟以文武爲開創之君故也凡孝王以前用九廟者誤
也

漢以前但有司徒不名司農

古制有司徒無司農唐虞司徒掌教后稷掌農事周禮
地官司徒掌教而兼掌農酒誥農父若保是也然無司

農之名至漢武帝時始有大司農之稱凡武帝以前用司農者誤也

奠鴈非取不再偶之義

說略云奠鴈古禮也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旣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鴈失不再偶可謂祥乎

舅姑俱存不得稱廟見

柳南隨筆云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陳澧集說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

則成昏三月乃見於廟祝詞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
來爲婦也吾鄉之俗嫁女之三日具禮送至壻家不論
舅姑在無輒書刺曰廟見之敬無論三日非廟見之時
而亦何以處舅姑之存者其亦失於考究矣

省試非鄉試制科非會試

毛西河曰孫月峯謂省試爲今鄉試此殊不然前代無

鄉試唐以禮部試士卽是省試謂尙書省也蓋鄉無省
名元以郡縣上加中書行省一官而明初因之始改道
路爲省唐未有也案唐分天下爲十道開元分爲十五道無省名元始爲十二省況唐
赴省試必由府縣館監課其成者然後貢赴禮部其不
由諸試進者名曰鄉貢鄉與省正水火相反豈可混稱

○又云唐咸通中宏詞科名制科進士今以禮部試稱制科非是愚案唐制登進士後又有試名奉試○愛宜堂宦遊筆記云天子親以制詔策士曰制科漢武帝建元初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天子親廷策之此制科之所由始也唐曰制舉自德行才能文學之士以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技莫不兼取其科名隨時而定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等科皆出于有司常選之外與秀才明經進士諸科異今人以進士科爲制科者非也宋初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中增爲六科其名大約規仿

唐制宋人謂之大科而以進士爲小科天聖七年詔于六科外又置高蹈正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南渡時高宗立博學鴻詞科至元明專用進士一科而制科竟廢閒有大臣荐舉卽擢用之皆不經召試有荐舉而無科目 本朝康熙十七年特開博學鴻儒科分一二等俱以翰林官補授總充史官纂脩明史乾隆元年復開是科俱授翰林官

舉人非孝廉貢生非明經生員非秀才

宦游筆記云漢武帝令郡國舉孝廉其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後復舉明經孝廉明經秀才三科皆起于漢唐六典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

爲明經閑時務熟一經者爲進士唐以後以秀才爲高
科明經次之進士又次之故崑山顧寧人謂今人以舉
人爲孝廉以貢士爲明經生員爲秀才皆非也然唐自
咸亨後秀才之科竟廢宋初罷明經而取進士後又罷
進士而立三舍此數科者屢廢屢復迄無成格至明乃
定生員貢生舉人進士之目依次而上而進士遂爲高
科矣

進士出身非古制

又云聽雨紀談言唐宋人無有書進士于官銜之上者
獨元季楊維禎書李黼榜進士蓋黼死節之臣廉夫欲
自附于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效之則失矣

近今士子由科舉入官者無不書賜進士出身沿爲定式雖于理無礙然其所從來固非古也

尙書省爲南宮

金壺字考云杜田正謬漢建尙書百官府曰南宮取象天官書南宮朱鳥後漢書鄭宏爲尙書令前後所陳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爲故事考禮部之名起于江左而南宮自漢有之蓋南宮猶言南省舊注專爲禮部非也

大京兆

雜纂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數至京兆則極大今稱京兆曰大京兆是大大矣習言不通于義者如此甚多

寓直

事始晉潘岳爲虎賁中郎將時未有廨舍岳寄散騎之
省而宿故曰寓直今百官及翰林學士當本省本院直
故爲當直安可稱寓直耶

大師

天香樓偶得云尙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注
云師者道之教訓也至若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
注云凡樂工皆以瞽矇爲之擇其賢智者使爲之師也
按此明云大師與小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讀如字朱
注音泰則與三公之太師同號矣論語少師陽亦當作
小師蓋傳寫之訛耳

頭食 絲採

遜齋閒覽太祖皇帝內宴令進粉故名頭食後人宴集將終方薦此味蓋失其次耳又州郡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蓋御宴進樂先以絃聲發之後以眾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先以竹聲不惟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稱名訛

兄弟之子不可稱姪

爾雅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釋名姑謂兄弟之女曰姪姪迭也更迭進御也蓋古之貴者嫁女必以姪娣從左傳姪其從姑是也則爾雅所謂舅弟之子指舅弟之女

故字從女旁後世沿誤女子謂兄弟之子亦曰姪唐書
狄仁傑諫武后曰姑姪與母子孰親已失女旁字義甚
而男子稱兄弟之子亦曰姪兄弟之子自稱亦曰姪推
而至於曰表姪曰小姪且改姪爲侄愈非矣少陵有送
重表姪王晷評事使南海語唐時已有此誤禮記兄弟
之子猶子也則稱猶子爲是亦可稱從子禮記大傳陳
注兄弟之子爲從子又案今人稱妻兄弟之子曰內姪
姪字已非古義然猶可也乃女子稱兄弟之子亦曰內
姪自稱於姑及姑之夫亦曰內姪不思內字之義何屬
更不通可笑

弟之婦不可稱弟婦

禮記大傳陳注云父之兄弟爲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弟之子爲從子則其妻謂之婦云云此於昭穆爲宜弟之妻不可謂之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母以姒昭穆也故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皆不可也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失其指矣又案凡此等稱謂相沿已久不必生今反古然義禮不可不知也

女壻不可自稱

壻從士不從土言士人中有才智者也或從女義通左傳桓公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又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且致公壻池之封又十二年士會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皆

謂女之夫爲壻不獨妻稱夫之詞特女夫自稱爲壻近於自誇才智似屬不宜

內兄弟外兄弟之別

柳南隨筆云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注云內兄弟也賈公彥疏云內兄弟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按齊陸厥有奉答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舅之子也前明李獻吉集中稱妻弟左國璣爲內弟錢宗伯譏之今世俱以妻兄弟爲內兄弟見之于詩文者徃徃而然殆不免沿獻吉之誤近長洲徐大臨昂作畏壘筆記亦曾辨其失但以內外兄弟爲出白帖則數典而忘祖矣

愚案正字通云兩姨之子相謂爲外兄弟姑舅之子相謂爲內兄弟又稱妻之兄弟亦曰內兄弟同母異父亦稱外兄弟不知何本俟攷

伯孟稱謂異義

嫡長曰伯庶長曰孟今稱伯兄爲家孟者誤也魯三家仲孫叔孫季孫仲孫是桓公庶子慶父之後後改仲曰孟邢疏曰孟者庶長之稱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案桓公嫡子同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

皇祖皇考不宜稱

香祖筆記云古人作墓誌行狀多云皇祖皇考余嘗疑之未達其義周密云詩思皇多士顏注漢書云美也急

就章注云正也大也大誓孔傳訓皇爲前愚案皇頭從
自俗省作白又豕前闕亦曰皇左傳葬於經皇是也皇
有三皇之稱故疑與王字君字同義不應通用

如夫人不得通用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
人林注妾媵之得嬖寵如夫人禮秩者六人天子有三
夫人諸侯有夫人凡臣下之妻不封不得稱夫人今俗
九品未入流之婦皆稱夫人因呼妾曰如夫人而不知
其不可也

細君非妻通稱

金壺字考云俗稱妻爲細君謂本之東方朔按東方朔

曰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注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又西域傳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彌則江都王女名細君也又後漢儒林傳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注姓右師則細君亦名也據此則朔妻之名師古之說爲長卽使比於諸侯之小君亦非尋常可以混稱也俗沿殊誤耳

女嬰男兒

天香樓偶得云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從女今人不分男女凡始生者皆謂之嬰兒欠分別矣

逆賊僞號不可稱

言六
居易錄云世人作詩文沿襲謬誤而不察如稱曹操曰
曹公稱漢昭烈反云劉備予前已斥言其非又如桓溫
晉之逆臣子玄篡位僞諡溫宣武皇帝劉義慶世說既
有此稱後人因仍不改皆曰桓宣武竟忘其爲亂賊僞
號可怪也元又嘗上溫廟號曰太祖然則後世亦可稱
太祖耶

撫軍是太子不可稱巡撫

又云古云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撫軍二字乃儲貳
之稱今人謂巡撫爲撫軍沿襲之久莫知其非不典甚
矣

總憲不可稱中丞

又云秦置御史大夫以貳丞相漢沿其制丞相缺則御史大夫以次遷卽今都察院左都御史也副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今人不知多稱總憲爲中丞殊可笑筆塵亦言之

生名死諱

香祖筆記云禮生曰名死曰諱今世俗不辨以諱混施之生者極可笑然漢人有之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尙在也然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鉅公不可稱公卿

鮑辛甫鈔云鉅公謂天子也遷史封禪書班書郊祀志

注皆云今人用以稱公卿蓋習而不察之故也愚案唐人詩豈有真人覓鉅公王新城寄錢虞山詩白髮文章老鉅公集中誤用者多矣

德政碑不可名去思

宦游筆記云羊祜峴山墮淚碑前名去思碑今人爲牧吏作碑曰去思蓋用祜故事然誤矣祜碑蓋歿而後作者今一去輒作碑詞兼寓祝頌之意用古背謬沿習久而縉紳先生多不議及何也

官名地名不宜用古

朱晦菴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人於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爲古將一代制度疆宇皆溷亂不可曉

亦是一弊余謂小小撰著若序記等作不妨以古銜貌
時事若碑誌及傳蓋所以取信後世者卽與國史一例
斷不宜用前代名目○幕府燕閒錄宋畢仲詢著云范文正
公嘗爲人作墓誌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
明日以示尹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
不慎也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誠爲脫俗
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此正起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已
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

諱名不諱字別號宜全稱

古者諱名不諱字以王父字爲氏明其不必諱也古人
相呼直呼其字如子卿足下是也今只稱上一字此猶

不失謙意若別號須全稱而下綴以稱謂爲是

服食訛

一疋不可言一端不可言束帛

說略云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一兩一疋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疋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爲束帛亦非也

開素不應言開葦

今人奉齋後食葦輒曰開葦其語未通野客叢書曰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闈暨其營殺蓋云爲天家解菜正其義也愚案白樂天有

二年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贈妻宏農郡君詩
據此則勉夫之說甚是又東坡詩云太常齋未解則亦
可言解齋

短褐短褐俱有典

金壺字考云史記始皇紀寒者利短褐注一作短一作
豎謂褐衣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
曰豎褐荀子大略篇衣則豎褐不完注僮豎之褐亦短
褐也劉向新序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全晉書劉麟之拂
短褐與桓沖言話唐書車服志士服短褐庶人以白是
短褐短褐並見子史或以短褐爲典短褐爲俗并謂短
字譌作短者皆夏蟲之見也杜工部詩俱參用

紗帽

杜詩紗帽隨鷗鳥又浪足浮紗帽心解云隱者之冠又朱紱猶紗帽心解云雖仕旋隱也愚案看一猶字自是隱居之服否則難解又李玉谿詩烏帽逸人尋烏帽以烏紗爲之也王摩詰詩隱囊紗帽坐彈碁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云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又衡山詩紗帽籠頭手自煎正用此惟隱居之服故詩人愛而用之若此然考南史和帝紀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則紗帽是賤者之服又北史秦王歸彥平北齊州齊制惟天子紗帽臣下皮帽特賜歸彥紗帽是北齊以紗帽爲極貴之服又唐書隋貴臣多服烏紗帽後漸廢貴賤

通服折上巾又宋馬縞中華古今注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詔曰自今以後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武德李唐高祖年號是紗帽隋爲貴臣服唐又無分貴賤皆服因友人論千家詩中紗帽句謂是紗幘之誤故引以證之

白衣非必喪服

今之有服者居常則著白色若無喪而白人必怪焉古人則不然野客叢書曰漢官吏著皂其給使賤役者著白兩龔傳云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云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日知錄云白衣者庶人之稱處士亦稱白衣

案唐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居蓬衣白之士亦言微賤者之服可知唐世猶然唐制試士衣白東坡試院詩門外白袍如立鵠以鵠喻之則宋亦衣白宋人周輝清波雜志云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輝係紹熙時人意宋紹熙後始以白衣爲喪服耳

芙蓉帳梅花帳

金壺二集云梅花帳紙名梅花芙蓉帳擣芙蓉汁染帳見古或謂畫梅花芙蓉失之矣

羊車

堅瓠集史稱晉武帝平吳之後荒於遊幸宮中乘羊車

任其所適宮人望幸者以鹽汁洒地竹葉插戶冀欲引
羊然羊性很劣實不能駕車考隋輿服志羊車一名輦
車護軍羊琇私乘之司隸劉毅劾其罪其制如輅車金
寶飾紫錦幘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鬢髻服青衣取
年十四五者謂之羊車小史駕以果下馬其大如羊武
帝所乘實此車非真以羊駕車也插竹洒鹽殊爲傳會
酴酥酒作屠蘇非是

天祿識餘云屠蘇平屋也又庵也雪賦韜孛恩之飛棟
沒屠蘇之高影杜詩願憑金腰裏走置錦屠蘇冠亦名
屠蘇以有屋也元康諺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喝兒
作天子酒本名酴酥後更譌爲屠蘇云起自孫思邈取

庵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茶不始於吳

又云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
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
飲酒率以七升爲限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或爲
裁減或賜茶薺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矣
逮唐中世權茶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愚
案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啼甚久侍者
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我坐命進茶左右
奏帝曰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則西漢時已有啜
茶之說矣非始於吳時也

動物誌

鯤

鯤本魚子見爾雅其細如蠶莊子係寓言往往反物理而言之故曰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猶偈所謂龜毛兔角石女懷胎一口吸盡西江水新羅日午打三更皆反言以喻之也如魚之大者莫如鱣舟行七日逢頭九日逢尾已屬妄言不可信況有幾千里之大乎卽有之亦孰行幾千里而窮其首尾乎後人不知以小爲大取爲名號其細已甚矣宋玉對楚王問曰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似亦言其至大然此比士位雖小而氣量

之大有如是耳非眞謂鯤大也案此升菴之說也然鯢
有二一爲鯨鯢之鯢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
註鯨鯢大魚名疏雄曰鯨雌曰鯢一爲小魚莊子尋常
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鱗爲之制注制折也謂小
魚得曲折也又外物篇灌瀆守鯢鮒注鯢鮒皆小魚也
鯢則魚子玉篇又訓大魚非莊子陸德明音義崔謨云
鯢當爲鯨

麒麟是兩獸

鈍翁類稿云按郭注麒麟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
端有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其一主也然則麟
有角麒麟無角麟之與麒麟非一獸也昭昭矣

麝香不宜于花

漁隱叢話云少游春日詩却諷小庭才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語固佳矣第恐無此理香譜云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然則海棠花下豈應麝香可眠乎

太牢少牢

野客叢書曰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豕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

爲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給享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鶯鳥非鶯斯

又曰毛詩弁彼鶯斯鶯鳥名也斯者衍詞如曰螽斯鶯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鶯斯失矣愚案如苑彼柳斯豈樹名柳斯耶

鳥鳴嚶嚶非黃鳥

又曰東皋雜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

入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人多祖述用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會僕觀張平子東京賦睢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鸝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愚案嚶嚶詩屬之鳥鳴則凡鳥皆可用東京賦屬之黃鸝未始不可惟關關睢鳩本是一句而以嚶嚶屬麗黃則似詩之鳥鳴爲黃鳥矣至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啟有啼鶯出谷語不止用嚶嚶字而直用出谷遂以誤傳誤唐人因以進士登第謂遷鶯又省試并以早鶯求友鶯出谷命題循襲其誤不典甚矣劉賓客嘉話錄已譏其別無證據爲誤

鳩逐婦是追逐求偶

香祖筆記云趙統伯辨鳩逐婦一則云鳩逐婦乃感天地之雨暘而動其雌雄之情求好逑也非逐而去之之謂歐陽永叔云天將陰鳴鳩逐婦啼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非也

蜚鴻是馬

史記周本紀蜚鴻滿野索隱曰蜚鴻蟻蠊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爲災非鴻鴈也正義曰喻君子見放棄也鄭玄曰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也楊升菴曰注中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蜚鴻馬名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蠪是龜屬以胃鳴

野客叢書曰東京賦淵游龜蠙郭璞謂靈蠙能鳴則此
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忱字林大龜似猬
不知似猬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梓人
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胃鳴者有以蠙鳴者蠙蓋胃鳴
之蟲

樹蜜非枳椇是蜂蜜

觚臈云

吳江鈕
琇著

爾雅翼北方地燥蜂多在土中南方地

溼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杜工部入橋口詩云樹蜜早
蜂亂江泥輕燕斜錢箋引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證
之按枳椇子秦中呼爲拐棗其實拳曲如老人狀核在
內外味甘與棗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果相餉者初無

關于早蜂也。況蜂以釀蜜繞樹而喧，則見其亂；燕以臨江銜泥而舞，則見其斜。正寫水國春華之景，何必強援以爲奧博耶。

胸臆是虹蚓從肉旁

居易錄云：胸臆音潤，蠢虹蚓也。地卽夔州雲安縣，而馮元成以爲蚌，云兩字皆從月，是物月之精。旁句忍者，月如句如刀環，而是物生也。按字書二字皆從肉，不從月，尤穿鑿無稽。池北偶談云：予有句云：東道連胸臆，顏師古地理志注胸音劬，予從顏音。

兔生子並非從口中出

觚賸云：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

而生故曰明視王充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
出余見蒲城原子兔說以爲兔之雌雄其孳尾無異他
獸每月一孕生子生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
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
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訛爲吐也

言乘時 雞寒上距鳴寒下嘴

堅瓠集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此諺語也驗之皆不然一
老媪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
其味于翼間

通應子魚

遯齋閒覽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其地有通應侯廟

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
印子魚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說
也

植物誌

黃花非菊

晉張翰雜詩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
花如散金黃花指春花之色黃者唐人以此句命題試
士士子多以黃花爲菊合式者不滿其數
榮木是梧桐
陶詩枝條再榮又云冉冉榮木上榮是榮華下榮木是
梧桐橐鄂皆五見爾雅注人並以榮華解之誤也

日及花非白芟

日及卽木槿花朝開暮落故曰日及見爾雅又見宋史
儒林敏本傳後人改爲白及又變及爲芟無義矣

瓊樹不可比雪

升菴謂瓊是赤玉人賦雪詩相承誤用瓊樹世豈有赤
雪此論甚是王氏塵史亦云然以昌黎雪詩真詩屑瓊
瑰又今朝蹋作瓊瓌跡爲用之不審陳懋仁乃引晉唐
二史宋元通鑑三兩赤雪以駁升菴之說然此乃變事
雪色自常白也

木蘭無墜露秋菊不落英

古人方正不容徃徃反物理以爲言如屈子朝飲木蘭

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秋
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云云者猶賈誼賦所謂鉛刀
爲銛張平子賦所謂蕙芷不香卜居篇所謂蟬翼爲重
千鈞爲輕皆反言而非實言也西清詩話云歐公見王
荆公詩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
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
人仔細吟荆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詞云云歐九不學
之過也夫歐九豈不讀楚詞者哉介甫自誤解耳案高齋詩
話謂是坡公事天下惟黃州菊落英故貶公至黃州漁
隱叢話曰余于六一居士集及東坡前後集徧尋並無
不知何從得王勉夫云歐公譏荆公得時行道三代以
此二句詩

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論似不應用欲荆公自觀物

理而反之于正耳愚案此說最得離騷本旨解歐詩亦得言外之意。洪興祖補注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謝疊山云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餐之愛之至敬之至也非謂蘭露必墜菊英必落也或又云詩之訪落訓落爲始意落英之落爲始開之花芳馨可愛若至衰謝豈復有可餐之味又西谿叢語云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離騷餐落英言食秋菊之葉也據玉函方甘菊三月上寅采葉名曰玉英是葉亦謂之英也愚案謝說得言外騷人忠厚之意洪與或云解落字亦好西谿說亦頗直捷而菊英之不落則其論一

也

游龍

游龍草名卽水荇一名鴻鵠生水澤中枝幹膠屈著土便有根如龍故淮南子曰屈龍洛神賦婉若游龍以水花比水仙也集傳云龍紅草一名馬蓼生水澤中游枝葉放縱也或以爲蛟龍之龍者非也

盧橘非枇杷

北人凡言黑皆曰盧盧溝溝水黑者也盧橘亦是橘之色黑者非枇杷也海錄花木志給客橙出蜀土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或如彈圓或如拳通歲食之名盧橘張勃吳錄云朱光祿爲建安郡中庭有橘冬

月于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此卽上林賦所謂盧橘夏熟非常橘也愚案唐戴叔倫詩盧橘花開楓葉衰上林賦盧橘夏熟則其冬花夏熟可信無疑枇杷亦冬花夏實故人以當之不知盧黑也世豈有黑枇杷乎葛立方韻語陽秋云上林賦盧橘夏熟若是枇杷則下文不當復有黃甘枇杷燃柿之品此論甚明白了當考廣州記盧橘皮厚味酸大如柑至夏熟土人呼爲盧橘據此益徵枇杷之非李白詩盧橘爲秦樹許渾送表兄使南海詩盧橘花香拂釣磯東坡詩盧橘是鄉人又盧橘楊梅尙帶酸皆未言是枇杷至參寥和東坡詩有紅紫千葩盡甘酸萬顆新句枇杷花並非紅紫

味亦不是甘酸意盧橘惟秦楚巴蜀嶺海之地有之吳越齊魯燕趙之地無此物也

茶茶

居易錄云今人以古無茶字遂欲混茶茶爲一非也觀賈思勰齊民要術末卷茶茶二條分載了然又云爾雅曰荼苦菜可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山田苦菜甜所謂堇荼如飴又爾雅曰檟苦茶郭璞注云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葍蜀人名苦茶齊民要術引博物志曰飲真茶令人少睡前人乃謂古無茶字以茶卽是茶大謬愚案漁隱叢話引爾雅檟苦茶一條茶皆作荼野客叢書謂詩誰謂荼苦乃苦菜之

茶如今苦苴之類周禮掌茶毛詩有女如荼乃茗茶之
茶正桂葦之屬惟茶檟之茶乃今之茶據兩處所引豈
爾雅檟苦茶別本有誤作茶字者歟

閩州無橘柚止有花棹

又云嘗與蜀士黃文叔

裳

食花棹因問蜀有此乎黃曰

此物甚多正出閩州杜詩黃知橘柚來誤矣嘗至蒼溪
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棹耳有
好事者欲爲子美解嘲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
宜無一活者

交梨非出交州

香祖筆記云交梨火棗相沿稱之未達其義蠡海集云

梨春花秋熟實蒼花白有金木交互之義故曰交梨非
謂交州也

棠棣唐棣是兩種

程午橋

夢星

云見李義山集棠棣黃花發句注

按爾雅唐棣棣郭注似

白楊江東呼爲夫

音扶

移又棠棣棣注今關東有棣樹子

如櫻桃可食沈括辨夫移卽白楊陸機草木疏以棣爲

郁李嚴氏詩緝云召南唐棣之華與論語唐棣爾雅所

謂移也小雅常棣之華與維常之華爾雅所謂棣也今

人常棣多混作唐先儒于此亦無定說戴侗則以爾雅

爲誤分愚謂唐棣常棣當如爾雅分別郭注亦甚明因

唐常音近後人故譌移自是白楊棣自是郁李然今人

家園囿中有名棣棠者花繁黃色常棣花白

案郁李花本淡紅開

足後卽近白一種花小者紅色棣棠花黃義山所指其卽此耶○周用

霖云宋景文筆記言詩有常棣之花逸詩有唐棣之花
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於兄弟用因唐誤常且常棣
棣也唐棣移也名物疏云唐棣常棣是二種爾雅唐棣
移本草謂之扶移白楊類也又云常棣棣乃小雅所謂
常棣之花也一說唐棣之華一樹輒生二萼如並蒂故
國風興夫婦常棣呼爲麥李一樹輒生二萼兩兩相麗
有同生之義故小雅興兄弟然其說亦渾

案一樹兩萼花必成對而

不同蒂一樹二萼成對而更同蒂說亦不渾惟朱注與爾雅同南人呼白楊

者唐棣也埤雅其花反而後合凡木之花皆先合後開

惟此花先開後合故偏反也洛陽草木記所載白郁李
花經所載郁李者常棣也詩疏花以覆鄂鄂以承花花
鄂相承覆故鞞鞞而光明也二如亭羣芳譜混而爲一
又誤以常棣爲唐棣因讀語類一條而備載之。愚案
歷觀諸說常棣唐棣自是二物唐棣卽移亦名扶移又
名白楊花開必對而異蒂召南及逸詩所詠是也常棣
卽棣亦名郁李麥李花開亦對而并同蒂子如櫻桃可
食小雅所詠是也朱子注詩亦以唐棣爲移常棣爲棣
與爾雅合而論語注唐棣又謂郁李誤也程午橋引爾
雅常棣又作棠棣恐因李詩而誤徧查字書韻書棠字
無引棠棣者至于棣棠或又別是一種義山詩棠棣黃

花發或係常棣之誤則花不黃或棣棠之誤則字又倒
未可實指爲何也

黃楊厄閏無退三寸之理

東坡退圃詩自注云俗說黃楊一歲長一寸遇閏退三
寸愚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則所長不償所退決無此
理或是一寸三寸誤易倒刻亦未可知

柳花柳絮不同

宋楊伯富臆乘云柳花柳絮迥然不同生于葉間成穗
作鵝黃色者花也花退旣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
如綿者絮也古今吟詠往往以絮爲花略無分別可發
一笑杜工部詩有雀啄江頭黃柳花又有坐憎柳絮白

于綿之句則花絮不同顯然可見又曰糝徑楊花鋪白
氈得非又一時鹵莽而然耶愚案古有楊白花歌不知
何意豈楊花與柳花有別歟抑從古未有知考者歟

荔以挺出非名荔挺

天祿識餘云月令荔挺出鄭玄曰荔挺馬薤也說文曰
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雍高琇皆云荔以挺出然則
鄭以荔挺爲名誤矣

芋栗非芋栗芋栗

瓠贖云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或作芋栗芋栗芋栗不
必植之園中而芋與栗不當類舉朱愚菴注杜定作芋
栗爲是余往湖口路經南陵訪王進士五清于山居留

宿具餐雜陳野菽中有粉葉子和醯醢以進者王謂余曰此卽錦里之芋栗也芋似栗而小山家率于冬月取實去皺磨而漉之以水然後用之是知芋栗皆屬園果況莊子徐無鬼篇所載甚明益信杜詩無字不有來歷

王瓜非瓜

金壺二集云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注云萆挈本草作菝契音同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菝蒲內切同萆契音恰然則王瓜草名非瓜也

優曇鉢

東坡贈蒲澗長老詩優曇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法華經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如優曇鉢花時一現

耳太平寰宇記廣州產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實蓋蒲
澗寺在廣州故公用此但止有優曇鉢花未聞有稱優
曇曇者意公失于檢點因平仄相協不覺有誤遂不起
疑與追和戊寅上元詩石建方欣洗牖廁本係廁牖一
時少加查考故致誤耳

蔓青萊菔是二物

堯峰文鈔云蔓青萊菔兩菜也注本草者或云在南名
萊菔按吾鄉名蘆菔在北名蔓青非也

藥欄

野客叢書曰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
卽欄猶言圍援案今之園外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

筩籬曰圍援

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闢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闕
則藥欄尤分明也僕考漢宣帝紀是籛字非藥字又觀
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唐李
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髯王維曰藥
欄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
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買花又曰欄圍紅
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用也近
見漁隱亦引籛爲證

櫻桃不得謂無香

又曰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
盤瀉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于

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香豈可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者爲香而不知物之觸于鼻觀者非香而何愚案宋陳文惠公詩西風斜日鱸魚香張文潛謂嘉魚直腥耳安得有香此又是一理魚誠不可言香而烹之膾之詎無香乎安知不謂西風斜日停舟晚炊漑釜鬻而烹之也文潛恐未得其解

芭蕉

居易錄云邊司徒華泉詩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或議不得稱樹又或議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宋朱翌云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作花前輩畫之不苟彼身

未到蜀粵故少所見多所怪耳花閒詞云笑指芭蕉林裏住既可稱林顧不得稱樹耶

竹汗不可書字

青谿暇筆曰古者書用竹簡初稿書于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于改抹也既正則殺青而書于竹素殺去聲削也言殺去青皮而書于竹白則不可改易也愚案池北偶談謂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汗青殺青一也以姚說爲無據予謂竹汗不甚青寫書殊無形跡可見似姚說有理但荆公以生白對殺青則殺字當讀如字且考後漢吳祐傳但云殺青簡以寫經書火炙之說注中誤耳

菁茅

宋邱光庭兼明書曰禹貢荊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曰包橘柚也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僖四年左傳包茅不入杜元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卽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故楚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爲菹是謂菁爲蔓菁也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楚匣盛而貢之哉

萬年枝是檍樹

天祿識餘云詩中多用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爲冬青非

也按草木疏云檉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年樹卽此也

雜物訛

玉案非几

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案古盃字是青玉盃非玉几也否則梁鴻舉案齊眉義難通矣

金錯刀非刀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朵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卽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于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

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
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
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
韓退之潭州泊船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此謂是
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
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紫泥不書字

池北偶談云青谿暇筆云晉朝爲詔以青紙紫泥紫泥
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按漢舊儀天子
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西
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綈其上非以書

字也藝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之芝泥皆濡印染籀之具也姚說誤愚案猶今世俗所用印色

甃是甌

金壺字考云書影云陶侃運甃今人類疑是甃不知甌也詩陳風傳甃甌甌也長門賦注江東呼甃爲甌甌

盧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盧者熱酒之具臣瓚注以爲酒甃非是詳見野客叢書

談柄

金壺二集云溫庭筠詩白羽留談柄注大明禪師每折松枝談論號談柄又武元衡詩玉柄借談空天祿識餘

云古人清談每執麈尾故有談柄之名近人以口實爲
談柄或云笑柄非也

贈策

說略云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
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
下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
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之以書云云見秦之有人
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
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
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詞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
乎

槁梧

莊子德充符惠子倚槁梧而瞑循本注云謂琴瑟也今作死梧用非也

鳴榔

矩齋雜記云

本朝施閏章著

詩詞多用鳴榔或疑爲叩舷擊楫

之說非也榔蓋船后橫木之近舵者漁人擇水深魚潛處引舟環聚冬以二椎擊榔聲如急鼓節奏相應魚聞皆伏不動以器取之如俯而拾諸地饒州東湖有之吾鄉泰州湖內或擊木片長尺許虛其前後以足蹴之低昂成聲魚驚竄水艸中然後罩取亦鳴榔之義

杜詩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沈鎗王勉夫謂金鎖甲卽黃金鎖子甲貫休詩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亦用此事又謂綠沈鎗正薛氏補遺所謂精鐵如隋文帝賜張奩以綠沈甲是也又謂綠沈不專指一物梁武帝食綠沈瓜是指瓜人以綠沈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劉郡賦六弓四弩綠沈黃閒古樂府綠沈明月絃唐太宗詩羽騎綠沈弓是指弓宋元嘉閒廣州作綠沈屏風石季龍用綠沈扇隨物所指鄭槩詩亭亭孤筍綠沈鎗是指竹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沈森杳杳此言不爲無自然則綠沈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者爲綠沈也又謂周竹坡少隱謂鎗卧于苔爲綠所沈甲拋于雨爲

金所鎖甚鑿不通愚案沈深也綠沈深綠色也吳曾漫錄亦不取精鐵之說

野馬

說略云莊子言野馬塵埃乃是兩物古人卽謂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閒之野馬韓偓云窗裡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間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典謂如熱時野馬陽燄卽此物也

呆愚

呆愚或作桴思或作浮思或作復思或作覆思其爲字不一或訓網或訓屏其爲義不同古今注呆愚屏之遺像也雍錄呆愚鏤木爲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爲方

空或爲連鎖其狀扶疏故曰采魚其制與青瑣類禮明
堂位疏屏注屏謂之樹今桴思也一作浮思博雅采魚
謂之屏一作復思水經注象魏之上加復思以易觀漢
書王莽傳遣使壞涓陵延陵園門采魚曰毋使民復思
也宋玉大言賦大笑至今摧覆思西陽雜俎今人呼殿
榱桷護雀網爲采魚誤顧寧夫曰知錄采魚屏也采復
也魚思也在門外臣將入請事于此復重思之也以上
俱以采魚爲屏者也唐蘇鶚引子虛賦采網滿山證采
當爲網王漁洋池北偶談引柏梁詩上林令云走狗逐
兔張采魚劉禹錫螢詩高麗采魚過蛛網證采魚爲網
竊案此二字本從网頭俗從四非网卽網字則本義自

當訓網以殿角護雀網爲采恩亦不得爲非疏屏疏通
連綴形類于網故亦可謂采恩至浮思復思等字卽六
書中之轉注假借似不必有所專屬是此而非彼也

杉槽漆斛

東坡宿海會寺詩杉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
王注杉槽漆斛謂浴室也吳鶴亭錫祿云乃浴器非浴
室必當時寺中有此詩紀其實王注非是

竹夫人

竹夫人乃竹几也今俗所謂竹夫人者誤東坡寄柳子
玉詩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
謝秀才詩贈君無語竹夫人故黃山谷謂涼寢竹器憇

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名之曰青
奴

樞非戶曰是門闕

宋邱光庭兼明書曰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
發榮辱之主也孔穎達曰樞戶曰機弩牙明曰樞門闕
非戶曰也何以知之機是弩牙牙發則箭去樞是門闕
闕發則扉開是門之開閉由闕不由曰也且曰非能動
轉安得謂之發乎道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蓋以門
闕來去故不蠹敗戶曰何謂不蠹乎

碑

尚書故實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閒者每

墓有四初葬穿繩于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有德政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

古人兵器用銅

古人兵器用銅非用鐵也前人有詩云誰知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銷殊謬按太史公秦皇帝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鑠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毋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則古之兵器用銅無疑

訂訛類編卷六